

论鲁迅的复调小说

严家炎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目 录

自 序	员
-----------	---

第 一 辑

《狂人日记》的思想和艺术	猿
《故乡》与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	苑
读《社戏》	苑
读《阿 匠正传》札记	猿
为《铸剑》一辩 ——专题奉答袁良骏先生	苑

第 二 辑

《呐喊》《彷徨》的历史地位	怨
论《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	猿
论世而后知人 顾全方能通篇	苑
鲁迅与表现主义 ——兼论《故事新编》的艺术特征	猿
复调小说 鲁迅的突出贡献	员
鲁迅作品的经典意义	怨

第 三 辑

- 中国的家族制度与鲁迅等先驱者的批判性思考 员苑
- 关于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论争的几个问题 员猿
- 思想家的深思熟虑
- 谈鲁迅对社会主义文学的观察和思考 员圆
- 鲁迅对《救亡情报》记者谈话考释 员圆
- [附]有关《救亡情报》与《鲁迅先生访问记》
- 的一点补遗 员愿
- 两个口号论争的再评价 员员
- 鲁迅和日本文化
- 在日本神户市孙中山纪念馆友之会的讲演 ... 员圆
- 这是“科学地认识与理解鲁迅”吗
- 简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 员圆
- 东西方现代化的不同模式和鲁迅思想的超越
- 鲁迅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思想的一个考察 ... 员圆

自序

这是我的一本论述鲁迅小说和鲁迅思想的集子,收录了我已发表的大部分有关鲁迅的论文。这些文章按内容编排,大致分为三辑:第一辑 缘篇,探讨的都是单篇的鲁迅小说。第二辑 远篇,则属于对鲁迅小说的综合性研究。其中《论 狂人日记 的创作方法》虽仅就一篇作品立论,实际却是论文《呐喊 彷徨 的历史地位》一个具体见解的延伸和展开,可以看作对该文的一种补充阐释。第三辑 愿篇,除一篇商榷性文章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从各个不同角度对鲁迅思想的考察和接近,或许有助于读者增进对思想家鲁迅的方方面面的认识,也有助于加深对文学家鲁迅的小说作品的理解。

书名叫做《论鲁迅的复调小说》者,一是因为集内收有近作《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它是我最近五六年来一直考虑较多的论题,虽然由于种种烦杂事务的影响,文章未能按原先设想的那样充分展开。二是因为鲁迅的复调小说,也是本书较多论文关注的一个中心。无论是在一些文章中探讨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也好,还是另一些文章中讨论的鲁迅小说创作方法的多样性,以及有些文章所涉及的鲁迅作品叙事角度的灵活多变也好,事实上几乎都与复调小说的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集内论文,最早的一篇《读 社戏 》写于 1982年,距今已 32年;最后一篇《东西方现代化的不同模式与鲁迅思想的超越》,则是 2014

年 10 月在韩国“鲁迅·现代性·东亚·21 世纪”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由于写作时间跨得这样长，我自己的思想也有一些变化，因而文中某些见解，前后未必都很一致——在鲁迅小说创作方法的认识上尤其明显。记得 1985 年 1 月写《狂人日记》的艺术》时，我的认识还停留在现实主义层面上，对《狂人日记》中象征主义方法的作用估计不足，到 1987 年写《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时，才提出“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双管齐下”的新看法。但那时把《补天》《奔月》《铸剑》仍看作是浪漫主义的作品。后来，随着接触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增多，随着有关鲁迅的各种材料越来越多地被发现，随着对鲁迅创作思想考察的逐步深入，我的看法改变了，认为《故事新编》基本上是表现主义的小说，因而写成了《鲁迅与表现主义》一文。这些情况如果从头读来，读者自己当能感觉到，为了保存文章的历史原貌，除文字上稍有润色外，一般不作改动。敬请读者鉴谅。

本书得以出版，我要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今年是文苑巨星鲁迅先生诞生 100 周年，鲁迅生前曾在北大任教，后来又以上海为战斗和事业的归宿地，我这本纪念鲁迅的专集能够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是莫大的荣幸。

是为序。

袁家炎

2000 年 10 月 10 日

第一辑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 ,鲁迅的《药》《阿 匝正传》等作品正是形象化的“ 民国的建国史 ” ,其中包含着作者经过长期的观察思考而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所作的深刻总结。

《狂人日记》的思想和艺术

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已经 100 周年了。对这样一篇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人们作过许多评论和分析，但见解却远不能说是一致的。就连它的主人公究竟狂还是不狂，恐怕直到如今，在一些同志心目中依然是个问题。这除了反映出评论者思想方法的不同之外，也说明作品本身篇幅虽然不长，却的确包含着相当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本文想就理解这篇小说的三个主要问题，说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狂人日记》的“忧愤深广”和鲁迅思想家、革命家的特色

《狂人日记》发表在 1918 年 5 月的《新青年》上，恰好是十月革命胜利半年之后，五四运动爆发一年之前；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这篇作品里体现得非常充分。毛泽东同志说过：“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

化革命。”^①《狂人日记》就为这场文化革命吹响了号角，是在五四前夕用文学形式向封建主义宣战的檄文。作者说它“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②。所谓家族制度，也就是封建宗法制度。这就是说，这篇小说的矛头不仅指向封建礼教，而且要求推翻整个封建制度的根基。作品通过狂人之口，叫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响亮的战斗的声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是个吃人的制度，必须彻底摧毁！这是五四前夕的第一声春雷。

五四前夕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却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几十年的帝国主义压迫，还是像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使人透不过气来。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被瓜分灭亡的危险。那是个夜沉沉、雾茫茫的社会，那种黑暗、污秽、阴冷、痛苦，恐怕是我们许多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读者难以想象、难以体会的。《呐喊》《彷徨》里的作品具有很重的悲剧气氛，这一方面固然同前期鲁迅个人的思想色彩有关，另一方面也是那个充满悲剧的时代的反映。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全世界要算最长者之一，封建统治的严密、残酷、黑暗、专横，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伴随着经济剥削、政治压迫而来的，还有一整套极其严密的思想统治的办法，那就是以“三纲”为核心的儒家的纲常名教、天命论以及封建迷信思想。儒家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的许多文化理念也确有独特的价值，然而，以“三纲”为核心的上述思想则是封建统治阶级刀剑、皮鞭的补充，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鲁迅对中国封建社会以及封建意识形态的本质有很深刻的认识。辛亥革命失败后那几年，鲁迅为了总结历史的教训，探求未来的道路，阅读了许多历史书籍，特别是许多野史杂记。鲁迅认为：中国正史“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霉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② 鲁迅《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可更容易了了……”。^① 他清醒地认识到了用“仁义道德”遮掩起来的
中国历史的真面目，加深了对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憎恨。鲁迅在
1918年12月16日给许寿裳的信中，曾经谈到写《狂人日记》的思想动机是：
“由于‘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
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从研究历史中发现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
吃人本质，这当然是“关系甚大”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现，五四时期反
封建的火焰就不可能喷射得这样猛烈。所谓“吃人”，这里既包括封建社
会中真吃人肉的野蛮现象，更泛指反动统治阶级利用他们的整个上层建
筑来麻醉、残害被压迫者的无数惨痛事实。统治势力真吃人肉的事是有的，
像《狂人日记》中已经提到的：春秋时齐桓公想要尝尝婴儿的滋味，他的
臣子易牙就蒸了自己的儿子献给齐桓公（《管子》）；晋州绰把齐国的殖
绰、郭最两人捉住后吃其肉、剥其皮，就是所谓“食肉寝皮”的故事（《左
传》）；清末革命党人徐锡麟1907年因刺死安徽巡抚恩铭而遭惨杀，他的
心肝被恩铭的卫队炒着吃，等等。在鲁迅读过的一些野史中，也有这类记
载：《玉芝堂谈荟》记着六朝武人朱粲以人肉为军粮，《鸡肋编》载有南
宋山东义民往杭州的路上吃人肉干充饥，《南烬纪闻》则记述金统治者
杀人的凶暴。《资治通鉴》中同样记录着“人相食”的一些事例（如公元
1127年，东晋太元十年“长安饥，人相食”）。这些都从各方面直接或间接地
暴露了反动统治势力的极其野蛮残酷。但鲁迅说的封建制度吃人远远不
止于肉体上的，而是广泛得多，包括许多人精神上受到毒害和摧残而致
死。如果说整个封建社会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②，那么“三纲”
学说就是专门“给阔人”摆这种筵席的厨师。所谓“君欲臣死，臣必赴死”
式的“忠”，不就是叫人听凭封建统治者任意宰割？！所谓“郭巨埋儿”
、“卧冰求鲤”式的“孝”，不就是公然要人牺牲生命以待奉尊长？！“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式的“节”，不就是宣扬妇女死了

①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四）》。本书所引鲁迅原文，凡未特别注出者，皆选自
1958年版《鲁迅全集》。

② 鲁迅《坟·灯下漫笔》。

丈夫之后宁可饿死也不能再嫁——像《儒林外史》里那个王玉辉逼着自己女儿自杀后还哈哈大笑，说是守了“节”，很光荣？！就在《狂人日记》发表前后，据当时报纸报导，妇女因受节烈观念毒害而自杀的，就有许多起。浙江海宁一个“唐烈妇”，在丈夫死后三个多月内，用种种办法自杀了九次，最后悲惨死去；上海有个姓陈的女子才 16 岁，因为未婚夫病死了，就服毒自杀，留言说“生虽未获见夫，歿或相从地下……”再加上纲常观念同封建迷信结合起来，就成了骗子“医生”们所谓的“人血可以治痲病”、“香灰可以治百病”，结果把多少病人害死。封建制度何止吃几个人的肉，而是夺去千千万万被压迫人民的生命！即使人不死，心也死了。用鲁迅的话来说：“三纲”学说就像细腰蜂的毒针，使对方麻痹、失去知觉，然后慢慢吃掉。清朝初年的戴震，在批判宋明理学时已经尖锐地说过：“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东原文集》卷八与某书）；“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鲁迅则更是怀着深沉的悲忿，怀着对封建制度强烈的憎恨来写这篇《狂人日记》的。通过狂人的不幸和反抗，鲁迅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和封建礼教的残酷。狂人所谓“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纸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正是长期研究中国历史所得出的一针见血的结论。把中国几千年剥削社会的历史，深刻地归结为“吃人”的历史，这个论断在五四时期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从来如此，便对么？”鲁迅通过狂人之口对旧传统所发出的大胆反抗的声音，激动了广大知识青年，启发了许多人觉醒，使人耳目一新，推动了当时的反封建运动。有些人当时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谈自己读《狂人日记》后的感想，吴虞就据此写了《吃人与礼教》的文章。

鲁迅自己说这篇《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狂人日记》要“忧愤深广”。这是一种很切实也很谦虚的说法。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其实不能同这篇作品相比。它写一个“九等文官”因为官职卑微而没有权利去爱一个部长的女儿，就此忧郁而致发狂，最后要求他母亲“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这是果戈理的时代和思想所决定的。八十多年以

后出现的鲁迅的作品 , 尽管篇幅不到果戈理的一半 , 但在表现的社会内容上却要广阔得多 , 在反封建方面要坚决彻底得多。它提出的不是任何个人遭遇问题 , 而是要改变整个社会的问题 ; 它触及的不是封建制度的枝枝节节 , 而是从根本上要求改变这个制度。如果说果戈理代表的是正在成长壮大但还有软弱性的俄国资产阶级的要求 , 那么 , 鲁迅代表的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的革命时代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具体地说 , 鲁迅《狂人日记》之所以“忧愤深广” , 首先正是因为这里熔入了鲁迅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真知灼见和对封建制度烈火般仇恨的感情。这是鲁迅不仅作为文学家而且首先作为思想家、革命家最深刻最敏锐的地方。

其次 , 鲁迅的《狂人日记》之所以“忧愤深广” , 所以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深刻的思想意义 , 还在于鲁迅从第一篇新小说开始 , 就提出了怎样启发农民群众的觉悟和防止下一代孩子们再受封建主义毒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狂人日记》可以说是《呐喊》以至整个鲁迅小说创作的一篇“序言” 。后来鲁迅在其他小说中要表现的问题 , 这篇小说几乎都提出来了。这篇小说的第三节里说：“他们(按即‘村人’ , 农民)——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 , 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 , 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 , 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 , 他们那时候的脸色 , 全没有昨天这么怕 , 也没有这么凶。”这些被压迫农民在狂人面前脸色的“可怕”和“凶” , 当然有着狂人自己的错觉在内 ; 但这里显然表现了前期鲁迅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对被压迫者的基本态度 , 即“哀其不幸 , 怒其不争” 。鲁迅对农民群众的麻木不觉悟感到悲痛 , 希望被压迫农民起来斗争 , 他的弱点是没有充分看到农民群众其实有许多人是在那里斗争的。对于孩子中毒的问题 , 鲁迅也借狂人之口提出来了 , 日记第二则写到：“前面一伙小孩子 , 也在那里议论我 ; 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 , 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 , 他也这样。”第八则进一步回答说 , 这是“他娘老子教的” , 因而作品最后发出了要“救救孩子”的呼声。虽然后来鲁迅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看 , 觉得这种提法有点空泛 , 但毕竟说明当时鲁迅是站在广大被压迫人民一边 , 怀着深沉的悲愤考虑问题的。

再次 ,鲁迅的《狂人日记》所以具有强烈的战斗锋芒 ,还在于通过狂人直言无忌的性格 ,对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丑恶嘴脸进行了尽情的揭露。作品揭露他们伪善 ,耍两面派 ;“话中全是毒 ,笑中全是刀” ,他们“讲道理的时候 ,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 ,而且心里装满着吃人的意思” ,他们“又想吃人 ,又是鬼鬼祟祟 ,想法子遮掩” ,以便“没有杀人的罪名 ,又偿了心愿” 。作品揭露他们颠倒是非 ,混淆黑白 ,他们“做论”的手段是 :见好人就骂 ,骂翻了再说 ;见坏人反而要“原谅几句”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翻天妙手 ,与众不同” 。他们把起来造反的农民或者封建阶级中的叛逆者 ,说成“大恶人” ,打死以后还“挖出他的心肝来 ,用油煎炒了吃” ,给他们自己“壮壮胆子” 。他们“狮子似的凶心 ,兔子的怯弱 ,狐狸的狡猾” 。所有这些象征性的深刻尖锐的揭露 ,对于反动封建势力 ,都有真切的概括意义。

最后 ,鲁迅在《狂人日记》里 ,提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这个新的社会理想 ,为中国和人类前途发出了热情的呼吁。这意味着作者憧憬的未来社会决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 ,而是彻底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制度的一种崭新的社会 ,正像鲁迅在《故乡》中提出“应该有新的生活 ,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一样。这一点很重要。提出这种新的社会理想 ,是革命彻底性的一个标尺 ,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新时代才可能有的。尽管当时还有点朦胧 ,有点空想的色彩 ,它却是中国革命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阶段跨越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在鲁迅作品中留下的一个鲜明印记。

二、怎样理解狂人的形象 ?

《狂人日记》这种深刻的思想性 ,是通过狂人的形象 ,通过狂人自己写日记的方式来得到成功的艺术体现的。因此 ,怎样理解狂人的形象 ,就成为了解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一个重要问题。狂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是真狂人 ,还是假狂人 ?是普普通通的狂人 ,还是发了狂的战士 ?这关系到对作品中许多内容的正确理解。

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狂人并不真狂,他是清醒的反封建战士。“只是他周围的人都被统治阶级愚弄得麻木了,反而说他是疯子。”^①有的著作说得更为明确:“‘狂人’只是封建统治阶级强加给他的名称,^②是封建统治者对一个‘顽强战士’的‘诬陷’^③。直到 1958 年,李何林同志在注释《狂人日记》时还说:“这个‘狂人’并不狂,“他是受迫害的革命者”;是鲁迅所理想的同旧社会战斗的英雄人物”^④。

第二种意见认为,狂人的确是狂人,他的发狂不是假的。持这种意见的同志驳斥了前一种认为狂人不狂、狂人是“清醒的战士”的说法,认为作品中狂人的言行举止无不说明他“确实是个狂人”。不过,他们认为这不是一般的狂人,而是一个战士被折磨得发了狂,是发狂了还没有停止战斗的战士。^⑤

第三种意见认为,狂人不但是真狂人,而且是“普普通通的狂人”,不能说狂人是一个战士被折磨发了狂,发了狂还不停止战斗的战士。他们说,一个真正的战士怎么那样脆弱,那样容易发狂?真发了狂又怎么能进行战斗?发狂时还能战斗,为什么病好了反而进封建官场去“候补”——向反动势力投降呢?他们认为,应该把狂人的认识同作者鲁迅的思想水平区别开来,不能看成一回事。《狂人日记》之所以有很强的战斗性,那不是狂人在那里进行战斗,而是作者鲁迅把自己的反封建思想巧妙地艺术地寄寓到狂人的日记中,通过狂人的口用双关语言讲了出来,暗示给了读者^⑥。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狂人的形象?还是让我们坚持从作品实际出发,看看小说本身是怎样表现的吧!

① 许钦文《呐喊分析》。

②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 108 册。

③ 朱彤《鲁迅作品的分析》。

④ 《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58 年第 1 期。

⑤ 陆耀东在《新港》1958 年 1 月号的文章,卜林扉在《文学评论》1958 年第 1 期上的文章,王献永等在《合肥师院学报》1958 年第 1 期上的文章,都持这种见解。

⑥ 张恩和《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文学评论》1958 年第 1 期。

这篇小说开头，作者故意用文言文以第一人称写了一个小序，交代日记的来历。据小序中“余”的介绍，书名所以叫做《狂人日记》，是病者“本人愈后所题”。可见，作者确实将自己的主人公作为真的狂人来设计的。小序还说：“余”读病者日记，“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这就进一步表明，鲁迅心目中的主人公，不但是个狂人，而且连患哪一种狂症都非常明确具体。如果按照上述第一种意见，说狂人并不真狂，只是别人诬陷他、误解了他，他本人完全是个清醒的战士的话，那么，这篇小说首先得改个名称，应该叫做《战士日记》，至少改做打着引号的《“狂人”日记》才行。我们难道能够承认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吗？！狂人明明发狂了嘛！作品明明写的是一个异常真实可信的狂人形象嘛！狂人的心理活动，他的过敏、多疑、惊恐、奇怪的联想、不正常的推理和错觉，这些不都是十分符合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点的吗！比如：“没有月亮”就认为“不妙”；看见别人张嘴朝他“一笑”，就认为不怀好意要吃他；街上妇女打自己的孩子，说“咬你几口才出气”，他也大吃一惊，认为是针对他的；医生把脉，他理解为“揣一揣肥瘠”，认为医生是“刽子手扮的”；嘱咐他大哥“赶紧吃吧”，本意说吃药，他却误解为要对他下毒手，而且得出结论，认为“哥哥也是合伙吃我的人”；甚至连“赵家的狗看我两眼”也认为就是图谋“害我”，死鱼眼睛也被看作“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周围的人都是“青面獠牙”……所有这些，能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活动吗？否认作品主人公是狂人，那就会连鲁迅煞费苦心、把疯子写得惟妙惟肖的地方都看不到了。我们都知道鲁迅学过医，他懂得精神病患者心理，因此是采取了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来描写这个狂人的（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则不然，作品中居然出现了狗与狗之间用人的语言写信的情节，即使对狂人来说，这也是不合情理的，显然有非现实主义的成分）。为了把小说主人公写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疯子形象，鲁迅特地在狂人的日记中故意错写一些字，错记一些事，以显出狂人“语误”颇多。例如把徐锡麟写成“徐锡林”，把记载人肉可以治病的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错写为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把不同时代的人凑到一起，说“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等等。据周

作人等回忆，鲁迅曾观察过一个发了疯的表兄弟，那个疯子总以为有人谋害自己，逃来北京后，还经常面无人色，以为别人会追杀他，后来被送回绍兴（此事在鲁迅 1918年 12月到 1919年的日记中也有记载）。鲁迅自己还说过：“写《狂人日记》”；“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①。如果写的根本不是真的狂人，要用“医学上的知识”干什么？可见，认为狂人并不真狂，这是多么不尊重作者自己的意见，多么不符合作品的客观实际！

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过去有些分析《狂人日记》的文章之所以会脱离作品的原意，甚至闹出一些笑话，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同志把狂人看作是个完全清醒的无病的革命战士，将他的每句话都看作反映生活实际的真理。例如，有人因为完全相信狂人的话，就认为家人对疯子“反扣上门”是对一个并不狂的战士的“残酷迫害”。有人因为完全跟着狂人思考问题，就认为作品中除狂人一人而外，其他都是坏蛋。于是，一个 15岁左右的青年成了“遗少”和“凶手”，何医生成了“刽子手”，他的大哥成了“嗜血者”，成了同别人“阴谋合伙”残害自己兄弟的人。这种理解，似乎强调狂人的反封建意义，实际上却贬低了作品的意义，因为，作家原意并不在于仅仅鞭挞几个人，而是要反对、攻击整个封建制度。所以作者写狂人对周围某些具体人（包括统治阶级下层某些尚未成为死敌的人）是采取“劝转”的态度，而对吃人的制度则是坚决否定、彻底破坏的。具体说到作品中的“大哥”，这个人当然是封建家庭的家长，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处理减租、教狂人“做论”等方面立场都是有问题的，但他对狂人并无恶意，不想对狂人阴谋迫害，这也应该是肯定无疑的。如果他真是“刽子手”，在受到弟弟日记的无情揭露之后，还能向客人“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吗？我们难道真能同意有人因狂人要“劝转”大哥而责备作者反封建不彻底，说鲁迅有“和平进化”和“改良主义”思想吗？

明确了狂人确实是真狂而不是别人施加的诬称之后，我们就可

^①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以进一步讨论他究竟是“普普通通的狂人”还是“发了狂的战士”这一问题，同时也可就上述二三种意见发表一些看法。我认为，第二、第三两种意见各有正确合理的方面，也各有偏颇的方面，而第三种意见偏颇更多、更大些。特别是，我们不赞成第三种意见的总结论：认为狂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狂人，主观上毫无反封建的思想。这种看法显然也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按照作品所写，狂人对五四之前中国的黑暗现实是不满的，揭露的，对他大哥的为人态度是批判的。如第三则日记中有这样一段：“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哪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在第八则日记中，狂人还提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这个对旧传统大胆表示怀疑和反抗的重大问题。可见，狂人本身的思想就有一定的反封建色彩。作者借狂人的话有所寓意，也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即狂人本身确有某种哪怕是极为微弱的进步思想，如果狂人毫无反封建的思想，作者想要有所寓意也很困难。再有，持第三种意见的同志认为，狂人既是狂人，就不可能有一丝一毫清醒的神态，清楚的思维，这种看法也是不全面的。我们说，要看是哪一种精神病患者，还要看患者处于发病较重还是发病较轻的时候。从医学上说，“迫害狂”病人是有某种思维能力的，他能感觉，能思考，只是有妄想和幻觉，判断、推理不正常。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在他发狂以后，原先的若干进步思想还可能以曲折的方式继续起某种作用。要是狂人不能有丝毫清楚的思维，那就连他写日记也该受到怀疑，整个作品的真实性就会被否定了。至于第二种意见，正确的东西比较多，但是，认为狂人是一个战士被折磨得发了狂，发了狂仍没有停止战斗的战士，这个估计是否又稍稍高了一些？因为从作品实际来看，我们可以感到狂人在发狂前有点民主主义思想，有反传统的倾向，可以说他是初步觉醒的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但究竟有哪些行为证明他够得上是个战士呢？似乎不多。譬如：“二十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这里是一种象征手法。所谓“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比喻受统治阶级歪曲、颠倒了的中国历史。鲁迅在《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中

说：“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账簿。”这踹了一脚，究竟应该理解为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彻底否定，还是理解为对中国古老传统不那么尊重？意思不那么确定，上下幅度比较大。至于发疯以后许多言行，常常具有双关的性质：在疯子来说是疯言疯语，在读者来说又分明感觉到作者深刻的战斗的寓意。如果完全把作者的寓意看成狂人在正常的神态下所具有的认识，那就容易把作者同狂人等同起来。在这一点上，第三种意见有一定的合理性。

既然肯定狂人在发狂前有一定的进步思想，而且这种进步思想在他病中还以曲折的方式继续起某种作用，那么，怎样解释狂人病好以后反而去“候补”做官呢？“候补”是否等于向封建统治者投降呢？我认为不能用我们现在的观念去要求过去。这件事是在小序中提到的《日记》前面加个序言，目的无非是增强作品的真实感和读者的信任感，所以要顺带交代一下人物的去向。作者未必像我们现在想得这么多。何况，单纯的职业是不能代表人的思想的；所谓“官员”，也有高有低，情况很不相同，不要一概认为去“候补”就是向封建主义投降。例子很多，鲁迅本人就是一例。难道能够因为鲁迅在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任职就认为他是“封建官僚”吗？此外，狂人是否也像魏连殳等人一样，曾经战斗过而后来又确实向封建制度投降？从鲁迅在五四前夕的思想状况看，是不大会有意去这么写的。正像鲁迅后来说的，那时《新青年》编辑们“是不主张消极的”^①，连《药》里夏瑜的坟上还要添加花环，怎么会安排狂人最后又向反动势力投降！这一点，同后来写作《彷徨》时有很大不同。

三、《狂人日记》艺术表现上的一些特点

首先应该说，这篇小说以狂人为主人公，是经过作者精心选择、精心设计、精心构思的。在一个短篇中，要将“四千年来时吃

^① 鲁迅《呐喊·自序》。